

【北京三部曲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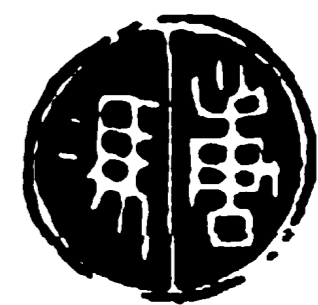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

冯唐◎著

十七八岁的少年没有时间概念，
一辈子的音思往往是永远。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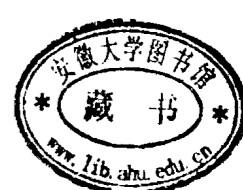
十八岁 给我一个姑娘

【北京三部曲之二】

冯唐◎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 / 冯唐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201-06480-2

I. ①十…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7413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7印张 2插页

字数：162千字

定价：25.00元

纯虚构作品，不能再假了。
写作的两大作用是自欺和欺人。

给Y，我当时真没想到一辈子这么短。

序

冯唐最爱议论“我爸我妈”，口角生风，调笑无忌。若落到批评家手里，这也许就是一个好例，“弑父”、“弑母”云云，有一大套理论等着他。

但冯唐还“弑理论”，现成的理论运行到他这里都会死机。正因此，冯唐小说写了十几年，粉丝遍江湖，传言此人是一高手，但是，没人说得清他是哪门哪派，也没哪个批评家愿意招他惹他——我不记得有哪位成名批评家拿他试过招，我也不想惹这个麻烦，这只会暴露文学之树之绿和理论之灰。中药铺里，每一味药都有一个抽屉，但冯唐这味药装不进任何抽屉，只好放在柜台底下，知道他在，权当他不在。

不能纳入现成阐释系统的小说家当然是不幸的，至少是当不成大师，他注定是癫和尚癫道人，破履烂袈裟，度牒也没有，游戏红尘，不干不净。而大师，需要被阐释、被放进药罐子里熬成济世利人的汤。正如有的和尚注定当方丈，宝相庄严，看着就像，注定受十方香火，有巍峨庙宇、金珠玉帛配他。

癫和尚若是做了小说家，大约就是冯唐这样。他无差别心，他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爹妈儿子，分成领导、知识分子和

群众。正如医生眼里，人在产房一样，推进炉子时也一样；在搓澡师傅眼里，人在澡堂里一样。深知众生平等，做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方做得成癡和尚，酒肉穿肠、呵佛骂祖。

冯唐的小说不是现实。冯唐的小说不是梦想。冯唐的小说也不是梦想照见现实或现实侵蚀梦想。小说家冯唐不活在梦想与现实之间，他不活在人力图主宰自己或HOLD住世界的任何时候。所以，据说，冯唐的小说语言好，叙述也好，读之令人津津有味或勃然而怒，但据说他的故事不行，这就对了，所谓故事，不外乎是人千难万险千回百转力图主宰自己或HOLD住世界而成或不成的事。

冯唐的世界无故事，冯唐的世界甚至无人物，没有人会想象自己是冯唐小说中人，想进去也找不到门，冯唐的世界在人的自我想象自我意识之外封闭自足，他的小说永远拍不成电影电视剧，因为他的世界没有权力和意志甚至竟然没有爱欲。这不是乌托邦或黄托邦，不是麦肯锡规划的人间或天堂，这是无托邦是大荒山青埂峰是空空道人拍手唱——冯唐的小说里有的只是声音：空空中回荡着的、玩味着掉弄着这平等这寂静的花腔。遥遥传来，便是红尘游戏，众生倾听，然后各忙各的去。

正是：

满纸荒唐言，不关你我事。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李敬泽

自序

从时间上说，这篇东西是《万物生长》的前传。从内容上说，与《万物生长》没有任何关系。之后会写一篇《万物生长》的后传，写一个从北京到美国，混不下去再从美国回到北京的庸俗爱情故事，题目暂定为《北京以东，纽约以西》。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写作动机非常简单，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触暴力和欲望时的感觉。

十七八岁的男孩，斜背一个军挎，里面一把菜刀。腰间挺挺的，中横一管阳物。一样的利器，捅进男人和女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血红。

那时候，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激素分泌正旺，脑子里又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上天下地，和飞禽走兽最接近。但是，这些灵动很快就被所谓的社会用大板砖拍了下去。双目圆睁、花枝招展，眼见着转瞬就败了。有了所谓社会经验的我，有一天跑到南京玩，偶然读到朱元璋写莫愁湖胜棋楼的对子：“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古业。柔情似水，几时流尽六朝春。”当下如五雷轰顶：我操，又被这帮老少王八蛋们给骗了，朱元璋的对子白话直译就是：控制好激素水平，小心安命，埋首任事，老老实实打架

泡妞。朱元璋是混出名头的小流氓，聚众滋事，娶丑老婆，残杀兄弟，利用宗教，招招上路而且经验丰富，他的话应该多少有些道理。

那时候，在北京晃荡，最常见的一个汉字就是“拆”。刷在墙上，多数出自工头的手笔，白颜色的，平头平脑，字的周围有时候还有个圈、打个叉。“拆”不是“破”，“拆”比“破”复杂些，不能简单地一刀捅进去，需要仔细。本来想抓来做书名，反映当时的活动和心情。但是书商嫌名字太平，而且也被一些现代艺术家反复使用。既不抓眼，又不原创，于是算了。

那时候，听崔健的歌，看他一身行头，像动不动就号称帮我打架的大哥。记得他有一句歌词，说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显示力量，“试一试第一次办事，就像你十八岁的时候，给你一个姑娘”。我感觉，改改，是个好的小说题目，决定拿过来用用。

冯唐

冯唐

作家

协和妇科博士，前麦肯锡合伙人

古器物爱好者

出版作品

长篇小说《欢喜》

长篇小说《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

长篇小说《万物生长》

长篇小说《北京，北京》

随笔集《活着活着就老了》

长篇小说《不二》

短篇小说集《天下卵》

诗集《冯唐诗百首》

个人主页：<http://fengtang.com>

微博：<http://weibo.com/fengtang>

感谢您选择果麦图书，敬请关注更多冯唐作品。

《万物生长》

长篇小说 北京三部曲之二
在幻象之前，男人永远不能脱下裤子，
永远不能。
我至今不能相信，我曾经那么纯洁。

《北京，北京》

长篇小说 北京三部曲之三
喧腾着啤酒泡沫的激情之夏，阴错阳差
的爱情，在身体的国度肆无忌惮的彼此
探索。

《欢喜》

长篇小说 17岁作品
也只有那个年代和年纪，
才有真正的欢喜。

《活着活着就老了》

随笔集
用文字打败时间。

《冯唐诗百首》

诗集
冯唐：“其实我写诗第一，
小说第二，杂文第三。”

《三十六大》（即将出版）

随笔集
飞流直下三千尺，
顺手拈来汪洋恣肆。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

特约编辑 | 张燕 责任编辑 | 霍小青 封面设计 | 白咏明
后期制作 | 顾利军 责任印制 | 梁拥军 营销策划 | 金锐 何旋
出品 | 果麦文化 出品人 | 路金波

官方网站: <http://www.guomai.cc>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gmguomai>
官方QQ: 4009787001

果麦

目录

001	1. 朱裳	042	12. 《武经总要》
002	2. 一定要硬	046	13. 红袖招
005	3. 抓女流氓	048	14. Thank you, 撒泡尿
009	4. 十万个为什么	053	15. 小腿灿烂
013	5. 老流氓孔建国	056	16. 丫嘴唇真红
017	6. 母蛤蟆的腰	059	17. 《龙虎豹》
021	7. 耶稣与孔丘	063	18. 臭贫和牛逼
025	8. 女特务	065	19. 翠儿
031	9. 李自成和貂蝉	069	20. 真丝红裤头
036	10. 保温瓶和啤酒	072	21. 别看我长得像个杀猪的
039	11. 阉了司马迁	075	22. 脉管

C O N T E N T S

078	23.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165	35. 《新婚必读》
083	24. 永延帝祚	171	36. 麒麟汽水
094	25. 《十八摸》	176	37. 奶罩
104	26. 东三环上的柳树	181	38. 板肋与重瞳
108	27. 心坎	186	39. 青春美文
117	28. 我是四中的	191	40. 打枣
124	29. 现在跳舞	194	41. 乙醚春药案
139	30. 到黄昏点点滴滴	199	42. 一本黄书
145	31. 叶下摘桃	201	43. 让你很难看
149	32. 马拉多纳	204	44. 温润之美
154	33. 女儿乐	207	后记
160	34. 《西方美术史》		

1. 朱裳

我早在搬进这栋板楼之前，就听老流氓孔建国讲起过朱裳的妈妈，老流氓孔建国说朱裳的妈妈是绝代的尤物。我和朱裳第一次见面，就下定决心，要想尽办法一辈子和她耗在一起。

十七八岁的少年没有时间概念，一辈子的意思往往是永远。

2. 一定要硬

这就是志气，就是理想，这就是牛逼。

“你现在还小，不懂。但是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你想，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没准也会问你自己，从小到大，这辈子，有没有遇见过那样一个姑娘，那脸蛋儿，那身段儿，那股劲儿，让你一定要硬，一定要上，一定要干了她？之后，哪怕小二儿被人剁了，旋成片儿，哪怕进局子，哪怕蹲号子。之前，一定要硬，一定要上，一定要干了她。这样的姑娘，才是你的绝代尤物。这街面上，一千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一千个问这个问题的人只有一个有肯定的答案，一千个有肯定答案的人只有一个最后干成了。这一个最后干成了的人，干完之后忽然觉得真他妈的没劲儿，真是他妈的操蛋。但是你一定要努力去找，去干，这就是志气，就是理想，这就是牛逼。”

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老流氓孔建国和我讲上述一席话的时候，背靠一棵大槐树，知了叫一阵停一阵，昭示时间还在蠕动。偶尔有几丝凉风吹过，太阳依旧毒辣，大团大团落在光秃秃的土地上，溅起干燥的浮尘。很多只名叫“吊死鬼”的绿肉虫子从咬破的

槐树叶子上拉出长长的细丝，悬在半空，肉身子随风摇摆。老流氓孔建国刚刚睡醒，赤裸着上身，身子还算精壮，但是小肚子已经渐拱，肚脐深深凹进去，脸上一道斜刺的刀疤显得苍白而慈祥。一条皮带系住“的确良”军裤，皮带上四个排在一起的带扣磨得最旧，像年轮一样记录老流氓孔建国肚皮的增长：最里面一个带扣是前几年夏天磨的，下一个是前几年的冬天，再下一个是去年冬天，最外边是现在的位置。老流氓孔建国午觉儿一定是靠左边睡的，左边的身子被竹编凉席硌出清晰的印子，印子上沾着一两片竹箴儿。老流氓孔建国头发乱蓬蓬的，说完上述这番话，他点了根儿大前门，皱着眉头抽了起来。

我爸爸说，他小时候上私塾，被填鸭似的硬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四书、五经，全记住了，一句也不懂。长到好大，重新想起，才一点点开始感悟，好像牛反刍前天中午吃的草料。我爸爸总是得意，现在在单位做报告，常能插一两句“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之类，二十五岁以下和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同事通常认为他有才气有古风。这之间的女同志，通常认为他臭牛逼。

当老流氓孔建国说上述这番话的时候，我一句也听不懂。我也是刚刚睡完午觉，脑子里只想如何打发晚饭前的好几个钟头。

我觉得老流氓孔建国少有的深沉。说话就说话吧，还设问，还排比，还顶针，跟语文老师似的，装丫挺的，事儿逼。心里痒痒、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也经历过，比如被尿憋凶了踮着脚小跑满大街找厕所，比如五岁的时候经常渴望着大衣柜顶上藏着的萨其马，比如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想要一双皮面高帮白色带蓝弯钩的耐克篮球鞋。

所以现在我想起来后怕，如果没有老流氓孔建国对我的私塾教育，我这一生的绝代尤物将一直是便急时的厕所、萨其马和皮面高帮耐克鞋之类的东西。

3. 抓女流氓

她们脚脖子上都戴金镯子，丁当坏响。

老流氓孔建国已经很老了，比我大出去二三十岁。和唱戏的类似，流氓四五岁一辈儿人。常有出了大名头的老流氓被隔了一辈儿的小流氓灭了，一板砖拍傻了，一管叉捅漏了，这也和唱戏的类似。所以，按年龄算，从道上的辈分上论，我和老流氓孔建国足足差出五六辈儿。

我当时十七八岁，正是爹妈说东，我准往西的年纪。

搬进这栋板楼之前，我老妈反复强调，这楼上楼下，绝大多数是正经本分人，可以放心嘴甜，滥叫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给糖就要，给钱就拿，不会吃亏。他们家的孩子找茬，我可以自行判断，如果有便宜占，就放手一搏，别打脸，瞄准下三路，往死里打。但是有两组人物，我必须躲着走。

其中两个人物是一组，姓车，是朝鲜族的一对孪生姐妹，眉毛春山一抹，眼睛桃花两点。脸蛋长得挺像，一样的头发过肩，但是身材有别。一个小巧，跌宕有致。一个健硕，胸大无边。所以小的叫二车，大的叫大车。刚刚改革开放，大车、二车就仗着非我族